

五、倒景興瀾—— 渡臺中興

1948 年，遼瀋戰役後，國府敗象急速浮現，國軍節節敗退。1949年12月7日，國府宣布遷都臺北。梁鼎銘於1947年冬天舉家來到臺北，從此定居臺灣，這也是梁鼎銘生命最後階段。梁鼎銘從早歲以藝報國，北伐統一中國後，戰畫達到顛峰；抗戰軍興，顛沛四方，以藝救國；戰後遭逢國共內戰，悽惶不安，流寓於臺灣，最終則投身於藝術教育，執教於復興崗的政戰學校美術科，以他所熱愛的藝術培育下一代。

[下圖] 1957年，四對夫婦於中山堂展場〈仁者壽〉前合影。（左起梁中銘夫婦、梁鼎銘夫婦、梁砥中夫婦、梁又銘夫婦）
[右頁圖] 梁鼎銘 昆陽之戰（局部） 1950 水墨設色 102×69cm



貧病寒窗，獨謳戰歌

我們從梁鼎銘在杭州鬻畫的「梁鼎銘書畫潤例」可以得知，當時國府敗績的氣氛已經瀰漫到民間，譬如「三尺墨天馬十二萬元」的潤例，顯見通貨膨脹十分嚴重。國府為解決通貨膨脹的嚴重問題，不得不於1948年發行金圓券，其結果是抱薪救火。1947年夏天梁鼎銘從北方歸返杭州。東北的遭遇及歸途所見，對於國家命運的走向或許已了然於胸。梁鼎銘返杭後，致力創作，秋天舉行展覽，顯然為籌措渡海的路費。展覽後舉家於1947年冬天來到臺北。那年冬天的臺北，驚人的二二八事件才發生於年初，局面不安。臺灣內部因物資被徵調到大陸進行內戰，物價飛騰，漲幅達到四百倍。梁鼎銘全家來到臺灣，雖然遠離大陸內戰的侵擾，二二八事件的清鄉動作也逐步結束，然而臺灣局勢外弛內張，風聲鶴唳，物資貧乏，生活十分艱困。隔年，他的一件〈晨光靜影〉(P.123上圖)應為籌備臺北、臺中畫展之作品，描繪著從新店溪眺望圓山，畫面給



梁鼎銘與妻女攝於杭州南路
畫室。

人寧靜感受。1948年5月梁鼎銘在臺北中山堂舉行畫展，7月在臺中省立圖書館舉行畫展。1949年到香港舉行畫展，夏天返回母親娘家的中山縣翠亨村國父紀念中學進行講演。此後，國府在大陸局勢已無可挽回，歸返臺灣後就沒有再踏上神州大陸。

在港期間，梁鼎銘定居於九龍半島，感嘆世態炎涼，〈絕教詩〉「壁上龍形畫已成，往來不見點睛人；常聞門外賓矜富，正是廬中主避塵；一劍何難酬壯士，千金未可屈吾身；此間知己應絕交，獨枕詩書妙入神。」香港展覽似乎給他不愉快的感受。香港雖是英國屬地，彷彿避世桃源，大亂之後，人心不古，雖有展覽，友人絕跡，空言豪奢，徒然唏噓。莫可奈何之際，他寫作〈遷九龍木屋避世〉聊以自慰：「九龍陋室藏閑客，看倦鵬程九萬尺：安步歸來洗耳塵，閉門一笑雲山隔。」這年他留下一幅〈歸帆〉(P.124)作品。一艘帆船，湛藍海天，彷彿逆水行舟，似乎是對於自身環境的自況。大陸局勢已經底定，臺灣前途未卜，舉家終歸何處？

1949年8月5日美國杜魯門總統發表「中國政策白皮書」，宣稱中共占



1949-54年間，梁鼎銘夫婦攝
於街頭。



梁鼎銘1948年於臺北中山堂舉行畫展的展場一景。



1953年梁鼎銘攝於畫展會場



梁鼎銘 晨光靜影 1948
油彩畫布 61×91cm

領大陸乃因蔣中正自己的錯誤決策與弱點所致。10月5日李宗仁棄職去美就醫，中樞無主。10月24日爆發的古寧頭戰役，國軍大捷，暫挫共軍渡江氣焰，臺灣局勢依然十分危急。12月7日，行政院長閻錫山以行政院長代行發布總統令：「政府遷設臺北，並在西昌設大本營，統率陸海空軍在大陸指揮作戰。此令。」蔣中正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身分潛代總統職責，局勢急速變化，12月10日蔣中正父子飛抵臺北。

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總統召開記者會，宣稱：「美國無意介入中國內戰」、「美國不再提供軍援或建議給臺灣」，這意味著美國澈底對臺灣撒手。美國正式棄守中華民國，似乎也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傾向。臺灣的局面如逆水行舟，屋漏夜雨，盟友不再，孤立無援。1950年3月1日蔣中正在臺復行視事，開始整軍

閻錫山到臺灣後住在臺北市士林區的故居，主屋外牆的碑文。（王庭政攝）





梁鼎銘 歸帆 1949
油彩畫布 61×91cm

經武，抵禦中共犯臺。文藝方面則由張道藩出任「中國文藝協會理事長」，準備開始整飭思想。臺灣局面，一日多變，難以逆料。

1950年6月25日北韓軍隊越過38度線，直撲美國所支持的大韓民國，慘烈的韓戰爆發，大韓民國政府從漢城撤退到釜山。兩天後，美國杜魯門總統宣布海軍第七艦隊協防臺灣海峽。此時，國府逐漸站穩腳跟，痛定思痛，澈底改革黨務、軍務、政務，確立「三分軍事，七分政治」的綱領。臺灣局勢因韓戰爆發，獲得逆轉。盟友支援再次到來，整個局勢方才趨向穩定。盟軍占領日本，對日本政治進行改造，昔日殊死格鬥的敵人，因為共產國際的擴張，態勢急速改變。美國決意扶植日本經濟起飛，對抗中國、北韓及最大敵人蘇聯，冷戰局勢快速展開。不只北韓南侵，越南局勢動盪，1946年11月起胡志明領導的越南獨立同盟會與法國軍隊開戰，美國支持法國。1950年代初期法國軍隊雖然大有斬獲，最終

在1954年奠邊府戰役中潰敗，損失駐越軍隊多達十分之一。此後，法國與北越議和，扶植南越政權。1950年初期，臺灣局勢與東亞局勢一樣混沌不清。

梁鼎銘數年來南北奔波，抵臺之初貧病交迫，身為國內最著名戰畫家卻是一文不名。這一年梁鼎銘一家客居杭州南路，1950年他創作一些有關家人的畫作，〈慈母手中線〉(P.126)為夫人畫作，編織毛線，正面凝視；〈丹貝畫像〉展現聰慧的容貌，背景則大筆處理，顯然為未完成之作。國事蜩螗，貧病交迫，只能以畫自娛。一方面有妻兒在側，心雖踏實，然而國家處境則風雨飄搖。此時他描繪了〈總理廣州蒙難〉(P.129)、〈五月渡瀘〉(P.128)、〈收復國土〉(P.131)、〈昆陽之戰〉(P.119)等系列作品，這些作品隱喻時事，總理蒙難廣州，終復中華，紛亂歸於一統；諸葛武侯五出祁山之前，渡過瀘水安定南蠻，頗有攘外必先安內之隱喻；鄭成功渡臺，收復臺灣，意味著中興在望。這些作品都呈現出與大海有關的畫面，兩岸分治，隔海相望。顯然，國府遷臺，整軍經武，王師渡海北定中原，指日可待。壯志未酬，隔年又畫〈拐子



梁鼎銘 子路言志 50年代
水墨設色 45×61cm



梁鼎銘 慈母手中線 1950
粉彩 44.5×61cm

馬》(P132-133)乃是梁鼎銘來到臺灣後最大型戰畫。梁鼎銘來臺之初，遭受貧困、疾病摧折，題材趨向古代歷史。這幅作品活用往昔戰馬題材，萬馬奔騰，岳家軍以步兵突擊金人拐子馬。《宋史》有「兀朮有勁軍，皆重鎧，貫以韋索，三人為聯。」梁鼎銘據此創作此幅巨大作品，畫中金人三匹馬串連為一，一匹被襲倒地，整隊戰馬則狼狽掙扎。近人開始存疑，北人使馬，在於英勇馳騁，衝鋒陷陣，如三人一伍一隊，馬匹相連，勇怯不一，牽一動其二，反生險難。《武經總要》有「東南拐子馬陣」之說，指其為大陣之左右翼。故「拐子馬陣」為東西馬陣之說，金人歷史並無使用拐子馬陣之說。即使如此，梁鼎銘在表現這幅作品時，極盡想像之能事，宛如使觀賞者遠眺畫面，充滿緊張刺激之感。可惜此一大作之後，他籌劃多年的另一幅大型戰畫〈古寧頭大捷〉剛開始動筆，卻突然腦溢血倒於畫作之前，未能完成，頗為遺憾。



1959年，梁鼎銘在木柵溝子口畫室為〈古寧頭大捷〉開筆留影。



梁鼎銘
古寧頭大捷（未完成）
1959 油畫畫布
213×1000cm



[上圖] 梁鼎銘 五月渡瀘 1950 水墨設色 104×68cm 釋文：鼎銘 鈐印：鼎銘 梁畫

[右頁圖] 梁鼎銘 總理廣州蒙難 1950 水墨設色 104×69cm 款識：鼎銘 鈐印：鼎銘 梁畫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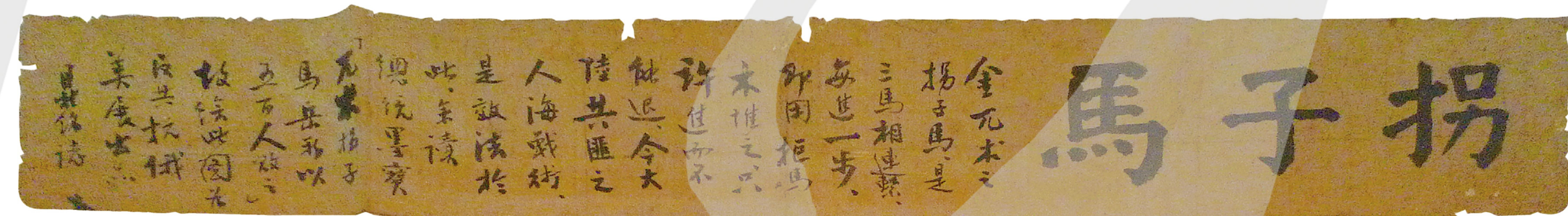
[左圖] 梁鼎銘以古代歷史為題材所作的戰畫〈班超德威西域〉畫稿。

[右圖] 梁鼎銘 收復國土 1950 水墨設色 103×69cm 款識：鼎銘 鈐印：鼎銘 梁畫





1951年，梁鼎銘攝於油畫
〈拐子馬〉前。



東京流寓，故國情深

中華民國棄守中原，偏安臺灣，局勢卻岌岌可危；隨著冷戰開始，中華民國又受到美國重視，1951年梁鼎銘被派往盟軍設於東京的總部，擔任心理作戰部的工作，在此度過將近一年的歲月。此時，他在日本接觸到前衛繪畫作品。離臺飛機上留有〈1951年6月1夜從臺北飛東京〉詩作。描寫他在飛機上的感言：「展翮沖天半夢醒，萬家燈火暗如螢；螢光漸遠情深處，此有鵬深顧北溟；附鵬如夢又如醒，低首萬家燈似瑩；看是銀河光漸遠，捫心何欲探蒼茫。」這一年國府在臺灣籌設政工幹校，由劉獅出任美術組主任。戰後，臺灣動盪局勢稍歇，日本逐步在二次大戰後的物質貧乏的環境中站立起來，文化活動已經開始復活。這

年8月讀賣新聞社在東京舉行畢卡索大展，這是繼不久前馬諦斯大展後的大型美術展。日本的官展在戰後改組，嶄新出發，成為日本美術展覽會。梁鼎銘前往觀賞展覽，會後留有詩歌〈1951年秋參觀東京第七回美展〉：「自有文章天外臨，胸中度量九重深；紅牋返照珠千色，素紙寒光萬氣尋；一體神工生死相，多紋鬼斧暑寒襟；無言聖教才華人，三昧人間抱璞心。」所謂「紅牋返照珠千色，素紙寒光萬氣尋」，乃說明前衛藝術創新特質，紅色紙張上使用紅色色彩，素色畫面洋溢簡單的色彩，梁鼎銘對此給予評價，因此指出「自有文章天外臨，胸中度量九重深。」

東京滯留歲月令人寂寥，尤其是梁鼎銘想起昔日與夫人共生死共患難，夫妻情深，睹物思情，流露出無盡的思鄉之情。〈題若蘭像於東

[上圖]
梁鼎銘 拐子馬 1951
油彩夾板 116.5×363cm
國立歷史博物館藏

[下圖]
梁鼎銘 拐子馬 1951
書法 9.5×61cm
(王庭戎攝)

釋文：
金兀术之拐子馬是三馬相連繫
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木推之
只許進而不能退
今大陸共匪之人海戰術是效法
於此
余讀總統墨寶「兀术拐子馬岳
飛以五百人敗之」
故繪此圖為反共抗俄美展出品
鼎銘誌

[右頁上圖]

1951年梁鼎銘（左2）在日本與盟軍友人合影。

[右頁左下圖]

1952年，梁鼎銘在日本與鎌倉大佛合影。

[右頁右下圖]

1951年梁鼎銘在日本從文房堂購買了畫具正走出來。

1951年梁鼎銘攝於日本辦公室。

京春雪中》：「莫苦春時天地寒，多寒溫自心中悅；環遊少見不寒人，獨賞床前明月潔；明月何如蘭貌嬌，人間盡照別風標；蘭容向我苦中笑，自愧弓藏壯志消；壯志於今盡日吟，詩聲天馬雲山深；冰絃殺伐心音促，骨肉忘機任陸淪；大陸沈淪鷗鷺倦，風雨難辨廬真面；靜觀危坐待黎明，爻象依然無所變；歸去來兮何所之，飛黃紙上躍無期；滄桑聞說有時變，正是言歡別恨時。」梁鼎銘獨在異鄉，孤苦一人，春初獨坐望月，愁思家人，此時他每日吞食藥粉以抑制頭疾，盼能以病言歸而不能，心中懊惱不已，局勢未變，惆悵難耐。梁鼎銘在抗戰軍興之後染有頭疾，一度避居峨嵋山養病。東京駐留期間，每為頭疾所苦，卻無法歸國，其内心之苦痛難以言說。



滯留東京期間，昔日引見梁鼎銘的陳果夫去世，聽聞此事不勝唏噓，數日難以構思輓聯，隔海憑弔，感懷流落天涯，〈為弔陳果夫先生輓不得一言爰為一律以自解1951/9/26〉「為賦新詩弔果夫，三宵三晝一聲無，……云何幻滅滄桑變，生死餘生各海隅。」白居易〈琵琶



1952年，梁鼎銘在日本留影於國立東京博物館前。



1952年梁鼎銘從日本返臺，家族多人前往迎接的大合照。



梁鼎銘 復興崗一景
約1956 水彩 39×55cm

行〉：「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」或能比喻梁鼎銘當時的心境，只是，白居易以相逢不必相識，避免更增愁思，而梁鼎銘則是欲弔故人，卻千里相隔，無法一訴感傷。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復興崗上，壯志未酬

梁鼎銘最後成就是在於晚年出任政工幹校美術組主任期間。他興革美術教育體系，健全美術教學內容，增聘師資，並以其多年思想所成，培育許多因應時代的優秀學生。

梁鼎銘返回臺灣之後，昔日大型戰畫已然不復存在，轉而往古代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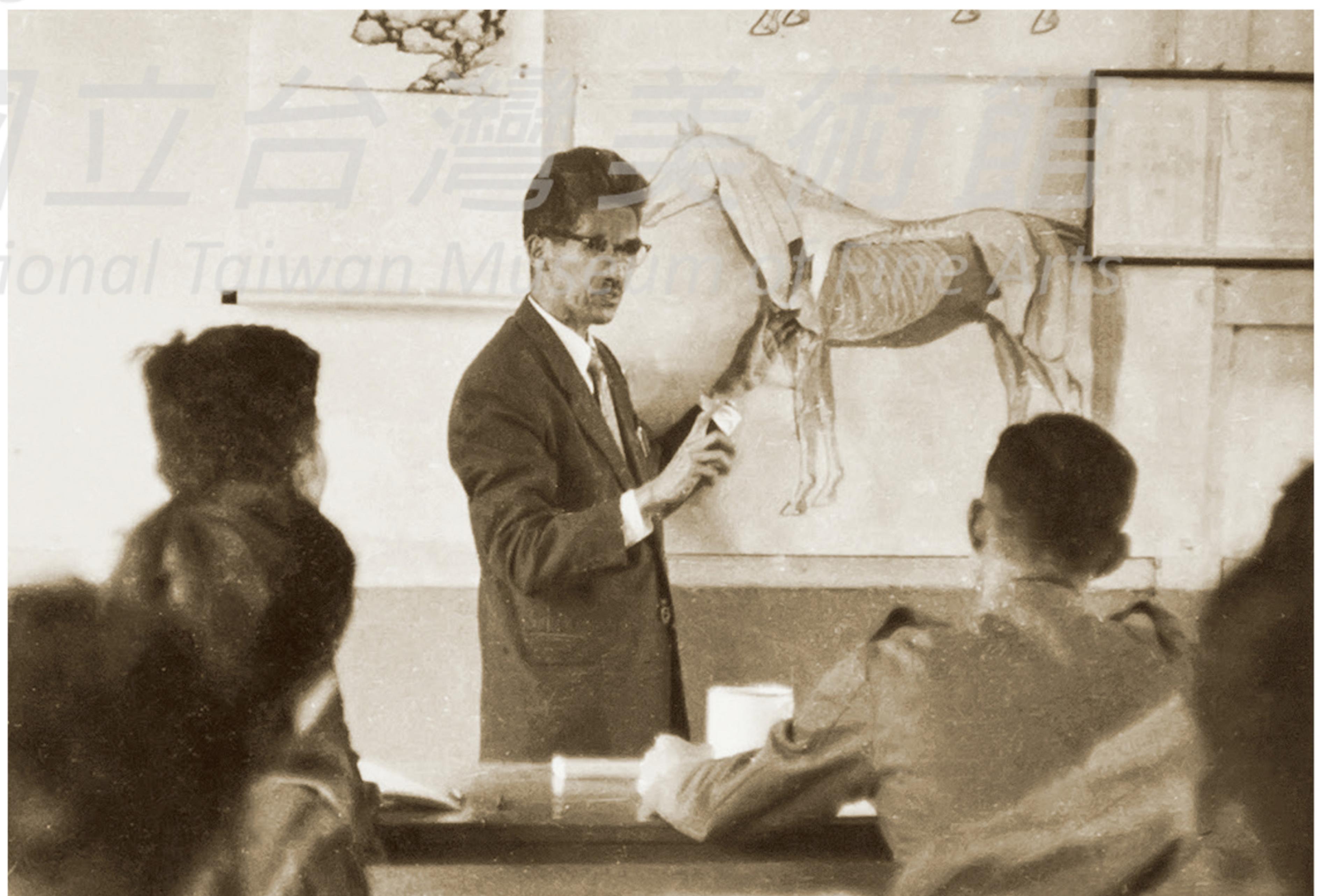
[左頁圖]

梁鼎銘以古代歷史為題材所作的戰畫〈光武中興〉畫稿。

材汲取嶄新靈感，以古勵今，此時他完成〈光武中興〉、〈戚繼光：用狼筅及新武器平定倭寇〉等作品。因應冷戰時期的到來，國際局勢逐漸開始集聚力量，資本主義世界與共產主義集團分庭抗禮，臺灣的中華民國一方面保有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次，一方面與美國聯手，成為防堵蘇聯發展的遠東島鏈之一。國內則是逐漸形成反共抗俄的策略。蘇聯之地位如同往昔侵犯中國的日寇，中國共產黨乃是在其羽翼下撫育成長的傀儡。梁鼎銘的美術成就最終以美術教育理念落實下來，1955年繼劉獅之後，出任政工幹校美術組主任。從此他大刀闊斧整頓系務，梁鼎銘將一年半類似預科的美術科改為三年制，增聘師資。最值得令人津津樂道的是，不惜辛苦數次前往禮聘林克恭擔任教職。在其任內軟硬體設施獲得改善，政工幹校美術組一時成為臺灣師資最為整備，目標明確的美術科系。

梁鼎銘的人格特質中具備傳統文人的精神，每到一處即與文人雅士相互唱和，詩歌往來。在他詩集中，收集許多與各地文士唱和的詩句；來臺後，他與攝影家郎靜山結為莫逆，並與藍蔭鼎交往。因此，禮遇文人，敦聘教師，充分顯示出梁鼎銘具有傳統文士特質之處。

他晚年的重要作品有〈權能圖〉(P.142)，以及油畫作品〈南昌牛行之



1957年，梁鼎銘在政工幹校教學時講解馬匹結構。





2014年的國防大學復興崗校區美術系館外觀。
(王庭政攝)



國防大學復興崗校區美術系館前的梁鼎銘塑像。



[右上圖] 梁鼎銘繪編教育部美術課本（封面）

[右中圖] 梁鼎銘繪編教育部美術課本（內容）

[右下圖] 梁鼎銘所編著的教育部美術四十五年春審定教材（藝術家出版社攝）



[上圖]
梁鼎銘（左）與畫家友人林克恭合影。



[下圖]
1956年，梁鼎銘在臺北外交使節團前揮毫畫馬。



1987年臺灣省立美術館
收購美術作品，梁鼎銘的
180×480cm大幅畫作〈權能
圖〉送審時登記之情形。（藝
術家出版社提供）

役》、〈惠州之役〉。〈蜀漢三名馬〉落款有：「盡力中原不計程，素聞金鼓箭弦聲；蹄痕誰見遺真跡，骨相相傳欲奮名；昔日梟雄因史在，今朝驥德此圖評；玉追赤兔的盧怒，氣配人間政教來。」這幅作品以紅黑白三種顏色表現出蜀漢時代的三匹名馬，如同顏體線條般的剛健，勾勒出躍動的馬匹精神。〈騎牛得馬〉(P.144-147)落款有言：「漢光武初起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。」這件作品也以雖是力微，必能中興，鼓舞士氣。梁鼎銘醉心於畫馬，留有畫馬歌：「一墨渾圓虛此心，二墨穹窿雨欲臨，三墨承天形素樸，四墨濃中隱峰嶽，五墨回頭望嶽風，六墨渾圓一身中，七墨傳形工至肖，八墨藏膝形至妙，九墨揮空已連雲，十墨縱橫若三軍。」他在政工幹校期間，自編教材，製作圖儀；並為教育部編定美術教材，充分發揮關懷藝術教育的長者風範。



梁鼎銘 蜀漢三名馬
1958 水墨設色
164.5×92cm
釋文：盡力中原不計程
素聞金鼓箭弦聲
蹄痕誰見遺真跡
骨相相傳欲奮名
昔日梟雄因史在
今朝驥德此圖評
玉追赤兔的盧怒
氣配人間政教成
戰畫室主鼎銘印
鈐印：梁鼎銘印
戰畫室 梁畫



梁鼎銘
 騎牛得馬（四幅）（1）
 1959 水墨設色
 179×97cm×4
 釋文：
 漢光武初起騎牛殺新野尉
 乃得馬
 讀後漢書入神而畫
 戰畫室主 鼎銘



梁鼎銘
 騎牛得馬（四幅）（2）
 1959 水墨設色
 179×97cm×4
 釋文：
 漱光武初起騎牛殺新野尉
 乃得馬
 讀後漢書入神而畫
 戰畫室主 鼎銘



梁鼎銘
騎牛得馬（四幅）(3)
1959 水墨設色
179×97cm×4
釋文：
漢光武初起騎牛殺新野尉
乃得馬
讀後漢書入神而畫
戰畫室主 鼎銘

146



梁鼎銘
騎牛得馬（四幅）(4)
1959 水墨設色
179×97cm×4
釋文：
漢光武初起騎牛殺新野尉
乃得馬
讀後漢書入神而畫
戰畫室主 鼎銘

147